

王熹 著



「明帝列传」

建文帝
永乐帝

皇帝

传

上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

明 帝 列 传

建文帝·永乐帝

(上)

王 熹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前 言

公元 1402 年的七月,明朝历史在经历一次血与火,灵与肉的战火洗劫之后,江山易主,朱氏家族第二代的一位藩王,凭借他的智谋韬略和强劲的实力,在你死我活的拼搏较量中,终于战胜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对手——朱氏的第三代:一位在位的皇帝,登上了人人向往、觊觎,而本应属于他的皇帝宝座,开始充当“造物主”的角色,导演历史的进程。

他自称马后嫡生,实为朱元璋与高丽硕妃交感的混血儿。

他生为龙种,身为富贵之体,但自幼聪慧好学,行高于人,胸怀大略,事事恭谨,颇合圣意。他善于、巧于把握机遇,然而却从不敢骄纵、妄自尊大、冒违祖制。

他王貌奇伟,然而却是中等身材。既不是一个大胡子,也绝不是无胡须的人。他的胡须有 200 ~ 300 根,长到可以绕卷成几个圈。他城府极深,足智多谋,擅长韬光养晦,迎接挑战,顺应时势,化腐朽为神奇。他气度恢宏,善于笼络任用形形色色的人物,开拓新的盛世。人性的两面——伟大崇高与卑鄙险恶,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彻头彻尾。

他强干坚毅,好施权术,玩弄阴谋,残忍可怖,肆行杀戮,被视为篡弑者和地地道道的暴君、刽子手,但他的名字却与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营建北京等千古永赞的历史宏业密切联系在一起。



他一生轰轰烈烈的作为,无一不为历史上的大事,无一不与明朝的发展休戚相关,无一不是力图为朱氏的一统社稷永世万代图谋。他为此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正因为他很有抱负,极有作为,不甘本份,把自己的亲侄——一个文弱的合法继承者建文帝从神圣皇权的塔巅推了下去,取而代之,这似乎不合祖制,不属正统,不够文明,不近人情,可历史却格外青睐这位藩王之林中的秀木,给他以再造之机,赋他以非凡之力,……所以自古至今,他的所作所为,安邦治国兴天下的举措,又大都为人所指摘非议,毁誉交加,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然而无论是古人还是后人,如何评论判定他的一生或他所处的以及由他而变化了的那个时代,那段令人萦回梦绕的历史,但他确实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是时势造就的宠儿,又是继往开来,拓展历史内容的伟人。他就是本书所要描述的主人公——永乐帝。永乐帝名朱棣(1360~1424),1402年至1424年在位,年号“永乐”。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封为燕王。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故史书又称他为“文皇”。他的庙号是太宗,所以在《明实录》中他的实录就被称作《太宗实录》。后来嘉靖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因而后人也称他为明成祖。

历史,本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本书展示的就是造就他的那个波澜壮阔以及他所拥有并受其影响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画面,而还原的则是他所铸就的那个时代的活的灵魂。



目 录

第一章 生逢乱世与少年封王	1
第一节 战火硝烟降人世	2
第二节 父皇养教为社稷	12
第三节 少年封王驻塞上	19
第四节 北国藩府立壮志	34
第五节 练兵备边初战捷	41
第二章 皇藤结瓜与叔侄之争	45
第一节 时势多变始末料	45
第二节 祖孙对议谋良策	58
第三节 皇侄文弱继帝位	76
第四节 叔侄之争窥皇柄	91
第三章 削藩夺权与待机心术	96
第一节 建文削藩夺王权	96
第二节 调兵遣将防燕王	108
第三节 谋士众议促起兵	111
第四节 暗训精兵待举旗	118
第五节 佯狂称病迷朝廷	123
第四章 靖难决断与夺嫡开基	129
第一节 誓师靖难清君侧	129
第二节 首战告捷定后方	138
第三节 奔袭南军战河北	150



第四节	转守为攻取金陵	188
第五节	夺嫡开基戮遗臣	243
第五章	设卫立厂与经营边疆	297
第一节	设内阁集权中央	297
第二节	再次削藩厉藩禁	308
第三节	任用酷吏申纪纲	319
第四节	监视臣民立东厂	323
第五节	都司卫所营边疆	325
第六章	四方宾服与出使西洋	332
第一节	睦邻友好弛海禁	332
第二节	通好西域遣使臣	335
第三节	防倭遣使复邦交	340
第四节	郑和受命下西洋	344
第五节	西方国王频朝觐	350
第七章	南讨北征与工役大兴	354
第一节	大军南讨平安南	354
第二节	亲征漠北五出塞	357
第三节	迁都兴工营北京	366
第四节	疏浚运河通漕运	373
第五节	寺观长陵役万民	376
第八章	千士修典与恢宏气魄	382
第一节	尊儒纳士图文治	382
第二节	千士修典聚京师	386
第三节	《永乐大典》功告成	390
第四节	知人善任赏罚明	392
第九章	御内皇家与夺储之争	398
第一节	家国两事难周全	398



第二节	后宫不静起纷争	402
第三节	晚年心悴病缠身	405
第四节	夺储阍墙激野心	409
第五节	倾太子祸殃众臣	412
第十章	功罪千秋与长陵遗恨	416
第一节	为民小康常赈灾	416
第二节	青州起事苦平民	426
第三节	帝风好尚贵节俭	429
第四节	宏图难铸留遗恨	434
附录	永乐帝(含建文帝)大事年表	437
后记		452



第一章 生逢乱世与少年封王

掀开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大凡改朝换代或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既是乱世,又是诸多机遇、挑战选择同时涌现的大好时刻。“自古雄才多磨难”,“梅花香自苦寒来”,道出了诸多帝王将相,伟人奇才成就大业的崎岖坎坷经历真谛所在,更揭示出时势造就英雄、历史呼唤人才的铁律。恰是如此,沧海虽横流,却更显现出英雄本色。

永乐帝生不逢时,不早不晚正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和混乱不堪的元末时期,似乎上天也不青睐于他,而有意与他作对。当他呱呱啼落降临人世时,元朝统治大厦即将倾覆,中国完全陷入了群雄逐鹿,彼此攻伐,弱肉强食的战乱状态。谁为王,孰为寇,难卜难测。以至于永乐帝的生父朱元璋为了对付强悍政敌陈友谅、张士诚的突袭围攻,图谋未来的霸业,竟连给自己儿子起个名字的工夫都没有。这时的永乐帝非但前途未卜,不知祸福,而且论出身地位,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红巾军元帅之子,是庶硕妃所生,而不是马后嫡出,论序排辈,行四,前有三个兄长,是朱元璋第四子。

然而事态的发展确实令人难以预测,真是乱世出英雄,由大乱达到大治,没有数年时间,自凤阳皇觉寺以托钵乞讨为生的牧牛儿,后又被迫“从贼”而残喘活下来的朱元璋,却凭着超群无二的胆略和才干,异军突起,以应天(今南京)为根据地,左突右冲,翦灭群雄,由一方元帅登上了皇帝的宝



座,从而开创了明王朝,揭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永乐帝也随着乃父的登基,由一个元帅之子,变为龙种和富贵之体。之后,他也结束了战乱颠沛不安的命运而过上了皇子的平静安逸的舒适生活。而且在严父慈母的无微不至关怀和谆谆教诲下,他从小就得到了系统严格的皇家教育。尤其是在乃父朱元璋朱氏子孙人人应该成为国家屏障支柱的思想熏陶下,永乐帝自幼耳濡目染,少时就表现出了异常的不同凡响。这为他将来致力于朱氏江山的永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永乐帝长大后,遵循朱元璋藩屏帝室的既定方针,被封为燕王,就藩北平(今北京),担负起了真正的职责。他娶徐达的长女为妻,夫唱妇随,一外一里,珠连璧合;燕王凭借自己的智勇谋略,审时度势,不断摸索积累政治斗争的经验,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在朱元璋赋予他的合法权力羽翼的保护下,得到了应有的实践锻炼,成为诸塞王当中势力最强的一个,在抵御蒙古诸部的侵扰中,他初步展露了军事才干,进而更加坚定了他在朱氏诸子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第一节 战火硝烟降人世

元至正二十年(1360)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后来的(明实录)虽然把朱棣出生时的情景描绘为“光气五色满室,照映宫阙经日不散”,似乎非同寻常,生就帝王之气,其实他与一般人出生时绝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朱棣出生时真的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战火的硝烟。几乎与他诞生的同



时,前方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当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果然攻陷了太平,并称接着进攻应天。军情紧急,朱元璋看着襁褓中的朱棣,想着朱氏又多了一条臂膀,心里自然十分喜悦,但却顾不上为他取名了,他必须马上到前线迎击敌人。这一年对朱元璋来说,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它决定着朱氏家族的命运。

四年前,自从他率军渡江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后,就已经是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了。这时朱元璋虽然实际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拥有一支称雄中原的力量,但他还是不敢马上称帝,而继续奉用龙凤年号,自己只称吴国公,静观时局变化,以图再创。这时,北方元政权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决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各地仍有相当多与农民军为敌的地方武装,而且有的地主割据武装还颇为强悍。除此之外,在朱元璋的上游有徐寿辉及其部下陈友谅,下游有张士诚,浙江的宁波、临海沿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军所占有。江北则有韩林儿、刘福通的大部队牵制着元朝主力,做了南方农民军的屏障,使他们得以放肆地蚕食元属领地。朱元璋与他们展开了厮杀与拼搏,有胜有败,到底鹿死谁手,一时尚难见分晓。从势力而论,与他相抗衡而威胁较大的是陈友谅和张士诚。为了对付消灭这两股强敌,朱元璋可谓做了最充分的准备。然而从何撕开缺口,仍然拿不定主意。

这年暮春三月,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被聘请到了应天。隆重的礼遇之后,朱元璋就诚恳而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一一咨询日后的攻伐大计,以求速建大业。青田人刘基,字伯温,素以知兵自诩,足智多谋。当朱元璋向他询问如何平定天下,建立霸业为主时,他陈时务十八策,并分析江南形势说:



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尺土一民，无所凭借，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陈友谅居西，张士诚居东。友谅包饶、信，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边海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阳，首鼠窜伏，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宋虜耳，无能为也。友谅劫君而胁其下，下皆乖怨；性剽悍轻死，不难以其国尝人之锋，然实数战民疲。下乖则不欢，民疲则不傅（附）。故汉（友谅）易取也。夫攫兽先猛，擒贼先强，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友谅）。友谅地广，得汉（友谅）天下之形成矣^①。

4

刘基的这段议论，对时局的把握是这样准确，分析是这样透辟，大有画龙点睛之妙，使朱元璋茅塞顿开，眼前一片豁亮，一下子看清了战略进攻方向。因为在此之前，朱元璋东西南三面作战，虽然为时局所迫，但整个说来缺乏自觉，元璋部下将帅的意向也似在下游富庶地区，似在软弱的张士诚，而对孟浪强悍的陈友谅从心里打怯。这种心理对朱元璋也很有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处在东西两大强敌夹缝之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攻击方向，以打破僵持之状，争取主动优势，在朱元璋心中原本并不清晰。根据刘基的分析，在东西两方，攻友谅，“自守虜”张士诚很可能按兵不动；攻士诚，“剽悍轻死”的友谅一定会乘虚而入。而且战局的关键不在张士诚而在陈友谅，灭了张士诚，陈友谅依旧俨然敌国，隐患不除，灭了陈友谅，则张士诚闻风丧胆，不堪重击，顷刻“天下之形成矣”。陈友谅强中有弱，并非无懈可击，决不是不可战胜的。经这么一分析，使朱元璋豁然开朗，连连称是。从此之

①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 215，元纪 33，顺帝至正二十年。



后,朱元璋的攻伐谋略开始了根本性的战略转折。根据这个战略构想,他由避强打弱转向攫兽先猛,擒贼先强,勇敢地把矛头对准了西部强敌陈友谅,并决心与其一决雌雄。

陈友谅原是徐寿辉的部帅。徐寿辉是长江中上游的红巾军首领,在蕲北(今湖北浠水)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二十年(1360)初,他倚恃自己势力雄厚,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自为汉王,气焰嚣张,随时准备顺流而下,直捣朱元璋老巢。西线由冷战进入热战,两雄间的一场恶斗已经剑拔弩张,迫在眉睫。

入夏之后,应天城内即显出军情日益紧迫。人们密切关注上游的动态,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两雄搏斗,感到惶惶不定,难测后果吉凶。恰恰在这个时候,永乐帝朱棣降临人世。紧接着同他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则是陈友谅兵重围太平的告急文书。闰五月初一,战局逆转直下,与预料相反,使朱元璋陷于被动和不利局势,太平陷落,守将行枢密院黑脸将军花云和朱元璋养子元帅朱文逊等三千兵士战死。接着,陈友谅兵进采石矶,刺杀徐寿辉,不作任何掩饰,不作任何表白,也来不及作任何准备,在风雨交加中,马上穿上龙袍,自封皇帝登极,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称至正二十年为大义元年。继而马不停蹄,气势汹汹,挥师直冲应天而来。

陈友谅东下大军像猛虎下山,蛟龙游水,那泰山压顶之势,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这时应天城里一片惊慌躁动。平民百姓和胆小未经大世面的官吏且不必说,就连守城的各级将领,也显得恐惧万分,不知如何对付突发的事态。在朱元璋召集的军事会议上,诸将议论纷纷,战守不一。主战者提出先收复太平,以牵制敌人,打击其嚣张气焰,为反攻赢得必要的时间。朱元璋认为不妥,说:“我太平的壁垒壕堑是相



当坚固的，当初如果友谅从陆地来攻，决难得手。他的优势在舰队，所以太子陷落。现在他既然占据太平，控制了我的上游，我陆路进攻，同样碰到高沟深垒。以舟师进击，则他的舰队十倍于我，我很难取胜。”有人主张，请朱元璋亲自督师，截击敌人，决一死战。朱元璋也未同意，说道：“如此硬拼，也未必是良策。况且如果敌人不与我正面交锋却用一支偏师对我进行牵制，而以舟师主力顺流而下，半日之内就可抵达应天城下。那时，我的步兵骑兵赶回增援，至少一天的时间。就算赶到了，百里趋赶，以疲惫之军与以逸强军对抗，也是兵家大忌，取胜把握微乎其微。”那么，如何破敌，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不利局势？均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刻不容缓的大事。有些胆怯怕死的将领见此情景，以为朱元璋未必主战，便壮着胆子提出不同意见。有的说，主公天命所归，应天钟山有王气，应该退到那里据守待变；有的主张先倾巢而出，拼打一仗，即使战败再走也不迟；有的干脆主张开城投降，俯首称臣，或许能够保全性命。颓丧失败无可挽救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军事会议，使朱元璋大失所望，心灰意冷。这时他看到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睁大眼睛，怒视着这些临危怯懦而寡谋的人。朱元璋看出他必有高见，便急忙请他入内室，请教谋划。刘基激奋地说：“先斩主降及奔钟山的人然后说话。”朱元璋问：“依先生之见呢？”刘基说：“友谅杀了他的主子，僭号称帝，匆匆舟师东下，说明他志得意满，急于求成，正所谓骄兵必败。他上弑其主，下胁其众，名号不正，必然上下离心，矛盾重重。倘使主公能打开府库，宣布至诚，激励将士，必然人争奋勇，万众一心，这就是‘天道后举者胜’的道理。若能在战术上诱敌深入，我以伏兵邀击，打胜这一仗是完全有把握的。主公取威制敌以成王业恰恰在此一举，何忧



之有!”^① 朱元璋听罢豁然开朗,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尽,接着便依计而行,战事果然不出其所料,陈友谅骄狂不可一世,汹汹而来,却中计大败而归。这就是龙江战役,它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军事斗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陈友谅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次年朱元璋以“吊民伐罪”、纳顺招降的西征,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也均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终于被消灭掉了。这时候,全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明朗,张士诚走投无路,元王朝势在必亡,当时没有哪一种力量能与朱元璋相抗衡。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初,大举讨伐张士诚的军事动员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八月初一,朱元璋发布讨张檄文,列举士诚八条罪状,展开舆论宣传攻势,公开指责韩林儿、刘福通聚众烧香的白莲教是蛊惑妖言,汝颖起事是逞其凶谋,攻州克县是杀戮士夫,荼毒生灵。而他自己,包括最早依托的郭子兴,则不过是托香军为号,或者竟是孤军独立,其目的在于济世安民。不久,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表明与红巾军势不两立。从翌年起,他就不再使用宋龙凤年号,改用吴元年纪元。九月间,大将徐达率师攻克平江,张士诚被俘自尽,迫使方国珍投降。至此,南部的半壁江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直至他称帝时,中国大地上的战火虽仍未平息,但他翦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这种长期的战乱,对崛起草莽,尺土一民无所凭借而创立帝业的朱元璋来说,使他体悟了其中的艰辛不易,懂得了创业难守业难,而延展事更难的许多道理,总结其经验教训,使他更加迫切地感觉到未来的朱氏江山更急切需要坚强的中坚力量来支撑,方

^① 《明史》卷128,《刘基传》。



能开拓延续与创新。

然而,究竟到那里去寻求这种坚强的而非软弱的、中坚的而非涣散的、忠实的而非另有它图的、矢志一心的而非胸怀异志的力量呢?战乱期间应天城内大将平章邵荣和参政赵继祖合谋刺杀朱元璋和浙西、洪都的两次叛乱,都使朱元璋感到依附扈从自己创业打天下的这些将领,并不都是死心蹋地追随自己,对其不可不防,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控制的必要。因为做得如何,往往关系霸业的功败垂成。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军马器械粮饷地盘就是实力,就是威福。兵强人附,兵弱附人,朝秦暮楚,晨合夕离,司空见惯。这里通行的法则,是横暴和强权,是弱肉强食的搏击和兽性。然而,这既然是人的作为,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它就必然还有人性,必然会受人类社会当时的社会道德法则的约束与规范。所以,欲得天下,欲面南而为万民之主,则需要高人一筹韵权谋与智道,同时,时势更需要你要把自己打扮成行侠仗义的英雄和峨冠博带的圣贤;你要显得胸怀坦荡,如泰山伟岳,长江大海;你要施展愚如春风威似霹雳的手段;你还要善于利用传统忠义道德准则的社会心理维系作用。但仅仅拥有这些还远远不够,你还要设法了解各地属将的动静,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还要对他们有所牵制,有所约束。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残酷斗争都可以教会那些图欲经天纬地、以成帝业的“有心人”如何装扮自己,塑造自己,约束别人,控驭别人。在血与火残酷的政治角逐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做得很认真,也很有实效。他除了聘任任用具有谋略、远见卓识与务政经验韵文儒大臣外,只要是能够利用而为己所用的贰臣将领,都是百般招纳网罗,驱使他俯冲锋陷阵,转战南北。他为最终实现霸业目标机关算



尽,不遗余力,使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但是残酷的政治军事竞争法则也使朱元璋明白,文臣武将虽是自己成就霸业的拱卫力量,打江山离不了他们,巩固江山也需要他们辅成,但他们毕竟不是朱氏江山最终可以信赖依恃的核心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自朱氏家族,也唯有朱氏宗族血亲成员才堪如此重托。人间最亲骨肉情,上阵莫如父子兵,作为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托钵乞讨、饱尝人世辛酸、受够冷落白眼,后又从军苦战、九死一生,从昔日的牧牛儿到今日的吴王朱元璋来说,这种体察,却更较常人深刻、真切。所以他在元末的征伐统一战争中就十分重视这一战略目标的实施,并取得了预期的目的,他大养义子就是这一设想的具体举措。

父子是一种亲缘关系,义子是一种准亲缘关系。养义子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多将领都曾利用义子团聚自己的势力。如当时的将领胡德济就是胡大海的义子,20岁的年轻将领邓愈也收养有义子。朱元璋的义子就更多。他的外甥李文忠就改名朱文忠(小名保儿)做了他的义子。李文忠、朱文正在至正十四年(1354)去滁州投奔朱元璋的时候,还有10岁的孤儿沐英、14岁的孤儿朱文辉(后来复姓何)也被收为义子。沐英小名周舍,又名沐舍。此外见于记载的义子还有朱文逊、朱文刚(小名柴舍)、道舍、马儿、真童、金刚奴等,据说共收养义子二十多人。这些小孩子自幼在朱元璋身边恩养抚育,彼此情同父子,长大了朱元璋就命他们同诸将一起分守各地,担当起监督驻地将领的责任。如用沐英(周舍)守御镇江,道舍守宁国,马儿守金华,柴舍(朱文刚)、真童守处州,金刚奴守衢州,朱文逊守太平。柴舍朱文刚死于处州之难,朱文逊死于太平保卫战。李(朱)文忠和沐英后来封公



封侯。^① 这些义子不仅为朱元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勇往直前,而且把各将领的情况随时报告给朱元璋,使朱元璋能够做到虽身居后方,却对前线的战事与将士的动态了如指掌,及时作出应急措施,与此同时也使他们起到了真正的牵制镇抚诸将和支持朱氏政权的多重作用。随着统一大业的基本完成,朱元璋愈益迫切地感觉到,朱氏江山的巩固发展,必须也只能依靠朱氏自身的家族力量,才能永久传续,因此他把朱氏江山未来的希望,逐步转移并寄托在自己亲生的诸子身上。所以说元末的战乱给朱元璋个人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使他懂得如何巩固、建设来之不易的江山,依靠何种力量维持统治,使家族事业不断发扬光大。而永乐帝朱棣虽然生不逢时,是在元末最为混乱的时候降临人世的,并且是朱元璋最为艰难危急的时刻,但是战乱并未对他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相反,他的出世,却使危难之中的朱元璋异常高兴,更加激发了他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决心。使朱棣的存在,既成为其乃父苦战中强大的精神与依托之一,同时,也在独具朱氏特色的政治、军事战略格局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朱元璋逐渐形成中的开国方略以及各种施政举措又多了一份可操作性。

至正二十七年(1366)旧历年底,朱元璋在积极准备转过年就正式登极称帝。这时他已有7个儿子,长子13岁,老二朱棣12岁,老三朱橚10岁,老四朱棣8岁,最小的老七朱椿也已经4岁,并且个个生龙活虎,富有朝气。这时全国虽未完全统一,但大局已经粗定,一切都在按照他的想法运转,他认为该给自己的儿子们正式取名正身了。所以十二月二十

① 参见吕景琳著:《洪武皇帝大传》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